

徐公子胜治

著

惊门 4

众妙之门



苏州城惊现离奇命案，众妖孽为何敢祸乱人间！
缉拿真凶，成天乐欲替天行道！

苏州文艺出版社

徐公子胜治

著

惊门

4

众妙之门

《《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惊门4·众妙之门 / 徐公子胜治著.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411-3829-4

I. ①惊…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9303号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仅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任意翻印、转载或以任何形式复制。

JINGMEN4 · ZHONGMIAOZHIMEN

惊门4·众妙之门

徐公子胜治 著

出品人 柯利明 林苑中
策划编辑 林苑中 彭晓蓝
特约监制 师素珍
责任编辑 宋 玥
特约编辑 彭晓蓝
封面插图 傲娇大叔
封面设计 熊猫布克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30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8mm×235mm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4年4月第一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829-4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逸出尘,丹青难绘窈窕身	001
第二章	重邂逅,欲语未尽情凄楚	010
第三章	风邪聚,飞灵影漫扫四方	022
第四章	梦成真,化形容相由心生	032
第五章	路万里,野马尘埃任放行	044
第六章	蛟腾影,潜哮声落雪光寒	055
第七章	张罗网,坐帐军中催战鼓	066
第八章	拜山门,是非公道当明问	078
第九章	燕门技,寒山一带伤心碧	089
第十章	悟今夕,弹指姑苏画中烟	102
第十一章	谈亭会,畅叙幽情飘丹桂	113
第十二章	寻仇至,高人联袂迎门问	122
第十三章	点关窍,丹紫成喝问周峰	133

第十四章	用苦心，各领宗门自问责	146
第十五章	众妙门，万变纷繁有其宗	158
第十六章	随缘化，忘刻意为不为	169
第十七章	弄妖镜，投影折射幻化	179
第十八章	独慧眼，善察红尘妖迹	191
第十九章	出妖孽，仗道术残众生	204
第二十章	擒天一，乐道克日兴师	213
第二十一章	馆娃宫，摇身净土宝刹	224
第二十二章	陷重围，飞天遁地无门	233
第二十三章	共诛之，同守防微杜渐	244
第二十四章	思无邪，信手神来之笔	257
第二十五章	默相思，怅惋有缘难见	268

第一章 逸出尘，丹青难绘窈窕身

成天乐这一次定境入画，竟然在画中看到一位古代装束、用古琴弹奏《姑苏行》的佳人。直到他退出入画之定境，回到现实世界里，仍如站在山塘河边那样出神良久，手持画卷并没有在想什么，就似处于一种难以形容的恍然状态，耳边似乎还有那琴声在萦绕。

突然有一个声音打断了他的恍惚，只听“耗子”喊道：“成天乐，你已经从画里出来了？怎么还像在画中似的，这样一副表情，刚才看见什么了？”

成天乐放下画卷长出一口气道：“我看见了一艘乌篷船从山塘河中驶过，风吹动船帘，船中坐着一位弹奏古琴的姑娘，那真是天籁之音！我简直没有办法想象，此人能将一首现代曲目弹出那样一种意韵来，我几乎连元神都化入了琴声中。而那姑娘的气息显然与众不同，我却不清楚那是怎样一种修为。耗子，你在画卷里就没见过那位姑娘吗？”

“耗子”说：“什么姑娘？画卷里的姑娘多着呢！”

成天乐：“我说了半天你未在听啊？就是一位穿着古装弹古琴的姑娘，你只要见过，就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

“耗子”却摇着脑袋道：“我没见过，但我知道你说的肯定不是小溪！瞎，山塘街那边有很多照相馆，还有专门出售和出租古装的商店，经常能看见女孩子穿着古装在那里照相，你又不是没见过！山塘桥那边还有评弹馆，里面放着各种乐器，二楼还有茶座演出，天天咿咿呀呀地弹唱，你又不是没听过！干吗这么大惊小怪的？”

成天乐摇了摇头道：“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你没见过我也没办法和你形容，她就像是画境中走出来的人。”

“耗子”：“你是不是看人家姑娘长得漂亮犯花痴了？别忘了你才是走到画境中的人！”

成天乐苦笑道：“我犯花痴？那姑娘长什么样我都没看太清，但的确很漂亮，非常美！我只是描述而已，可没有什么想法。”

“耗子”：“切！你刚才的样子已经把你给出卖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惊艳吗？你敢不敢跟我打赌，你在画中还想再见到那姑娘。”

成天乐用手摸着鼻子挡住嘴唇道：“不敢，因为我的确还想再见到她，听一听那琴声。”

“耗子”：“我还不了解你，果然是这个德行！你不是在画中世界重逢苏福了吗，应该已经好上了吧，怎么又动了这种心思？”

成天乐一瞪眼道：“我动什么心思了？看一眼人家姑娘又怎么了！看一眼就成流氓了吗？”

苏福这几天不在苏州，成天乐进入画卷世界，却总是不自觉地走到山塘街，沿着七里山塘河来回漫步，一副恍然出神的样子，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等他退出画卷世界回过神来，才意识到自己是想再听见那琴声，见到那弹琴的人。

可是那条船、那位姑娘、那张古琴、那曲琴声再也没有出现过。过了几天，在现实世界中成天乐终于收起了画卷对“耗子”道：“走，我们出去逛逛。”

“耗子”惊讶地问道：“你今天不入画了？”

成天乐答道：“画里是苏州，画外也是苏州，修炼元神外景、还转练形，自然是这真实的天地更佳。我们过于沉迷于画境了，苏州就在门外，何必天天宅在家中呢？”

“耗子”点了点头道：“嗯，确实是这么回事，但画中世界比较好玩！是该出去走走了，我们去哪儿，观前街吗？”

成天乐：“不，去风光更好的地方，山塘街。”

“耗子”：“又去山塘街！你分明是想去找人嘛，是不是画里没找到，就想着在画外碰碰运气？”

“耗子”还真了解成天乐，成天乐就是这么想的。画中世界十分奇异，不是幻境，不是魔境，也不是妄境，而是一种化境——推衍变化之境。它是在某个时间点上，叠加了画外走入的成天乐这个意外的因素，从而使与现实世界相映的画境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相对于现实世界而言，它也可能是某种幻境，因为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也可能是某种魔境，在画中世界同样会受到伤害，从而伤及形神；也可能类似于某种妄境，因为意识到画中世界不会影响到现实，有些人可能会做出在现实世界根本不会做的事情。

但这些都只是化转的象征，从而使画中世界拥有了类似于幻境、魔境、妄境的某些特征，但它本身还只是一种化境而已。成天乐虽然还不清楚这其中种种微妙的讲究，但他已然明白画中是怎样一个世界。画中人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他既然在画中看见了那姑娘，如果运气好的话，在画外也应该有机会能碰到。

然而他今天的运气却不怎么样，在七里山塘街走了两个来回，步行距离超过了十五公里，仍然没有发现那姑娘的身影，就连那样的乌篷船都没看见。成天乐仔细回想当时见到她的场景，那姑娘坐在船中，船后并没有人摇橹划桨。

山塘河上如今大多是私人承包的旅游船，都配了柴油引擎，用不着摇橹划桨，坐在船舱里掌舵就行，因此有那样一条乌篷船驶过倒也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可成天乐却感应得很清楚，那条木船根本就没有配发动机，也就是说它是随着琴声自行漂过山塘河的，这也太奇异了！

除非是以法力推动，否则没有船会无动力自行的，那绝不是随水漂流的样子。但他在画卷世界里并没有感应到施法的波动，那琴声的律动与画卷中的姑苏仿佛是一体的。在画外的现实世界、苏州的山塘河上，成天乐根本就找不到这样一条船。

走了两个来回，确信河上的每一条船都看清楚了，成天乐这才有些无奈地离开了山塘街。他并没有回宅院，而是去了一家茶室喝茶听琴，那里便是南宫玥曾经学琴的地方，也是在现实世界里他与小苏曾经约会过的地方。

南宫玥如今已经随毕然搬到同里去了，现实世界里苏福也不可能在此时陪成天乐来喝茶，成天乐点了一壶凤凰单枞独自坐下，就在茶室老板弹琴位置的斜对面。甄诗蕊还是那么风姿绰约的样子，从上次见到她到现在，仿佛连坐姿都没有变过。茶室里的客人不多，甄诗蕊在弹古琴，是一曲《流水》，成天乐静静地听着。

这琴声韵雅，却与画卷中听见的那琴声不同，待到甄诗蕊弹完一曲坐在那里饮茶的时候，成天乐才走了过去问道：“您好，是甄老板吗？我叫成天乐，是南宫玥的朋友。”

甄诗蕊很优雅地点头微笑道：“我就是甄诗蕊，以前经常听南宫提起你，没想到早就见过了。成总好久没来了，怎么今天突然有了雅兴？”

成天乐微微吃了一惊，暗道这位甄老板真是好记性，自己只来过这里两三次，而且都是一年半以前了。他有些惊讶地问道：“您居然还记得我？”

甄诗蕊微微一笑：“成总曾经来这儿等过人，也曾经来这儿约过会，但今天就是来听琴的。我很少见到有人能像你今天那样听琴，似乎将心神都融化到琴声中。连我弹琴时都能感觉到，整个茶室只有你一个人真正地在听。”

成天乐：“那是甄老板的琴声玄妙，我不自觉就听入迷了！其实今天是有事儿想向您请教，我听南宫玥说过，您对古琴很有造诣，请问这是一张什么样的琴？”他掏出一张纸打开放在琴案上，上面画的就是他在画卷世界中看见那姑娘弹的古琴。那印入脑海深处的惊鸿一瞥，事后成天乐根据记忆尽量将这张古琴的细节都描绘了出来。

甄诗蕊微微一蹙秀眉道：“好漂亮的琴！但这种样式我竟然从未见过，你是在哪儿看见的？”

成天乐：“有一天我走过山塘河，看见一位姑娘坐在船上弹琴，印象十分深刻，所以事后就把那张琴给画了出来，没想到甄老板这种大行家也没见过。依您看，这应该是什么样的琴呢？我当时的感觉，它应该至少有数百年历史了，是一件珍贵的古物。”

甄诗蕊答道：“按古琴十四式，你画的这张琴既有‘鹤鸣秋月’的特征，又带着‘九霄环佩’的影子，如果它真是古物的话，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唐代到明代之间。但我没有见到实物不好确定，况且我也不是文物鉴定专家，就算见到了也不一定能准确地断代。”

成天乐怔了怔道：“从唐代到明代？这时间跨度也太大了吧！”

甄诗蕊笑了：“成总，看来你并不了解古琴。通常的检测方法是没办法给古琴断代的，你只有看它的样式、工艺、漆面纹路、音色和材质。其实最准确的依据还不是这些，而是鉴别琴师在琴底的留款。”

成天乐有些不解地问道：“为什么通常的鉴定方法不行呢？琴是木头做的，我虽然没什么研究，但也听说过碳十四检测法。”

甄诗蕊解释道：“琴的确是木头做的，但是一棵树能生长多少年？有可能是千年古木；制琴的材料也要经过处理存放很长时间，加工好的木材同样可以存放千年，而且古人习惯用古木加工古琴。你就看看我这张琴吧，它的样式就是鹤鸣秋月，有人说它是唐代的，也有人说它是明代的。但我可以告诉你，加工它的桐木是汉代的，而对古琴的断代是指琴是什么时候制成的。”

成天乐又吓了一跳：“您这张琴这么贵重！那它究竟是什么年代的？”

甄诗蕊笑道：“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连我也断不了这张古琴的年代。只是从它的工艺和音色来判断，最早是唐代，最晚是明代。你画的这张琴，应该出现在九霄环佩之后、鹤鸣秋月之前。如果它是古物而不是今人仿制的话，你说应该是什么年代？”

成天乐点了点头：“谢谢甄老板，我明白了。还有个小问题想请教，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纸和笔。”

甄诗蕊一招手，叫服务员拿来一支铅笔和一个活页本。成天乐在本子上画了一支双股长簪，问道：“这种簪子不知道您是否有研究？它是一只仙鹤展翅欲飞的造型，翅膀展开成簪花，口衔珠串流苏，仙鹤的双脚处理成了簪叉。我没看见簪叉，是凭想象画出来的，但是簪花和珠串就是这个样子。我对女人的首饰是一点儿都不懂，甄老板你能看出什么来吗？”

甄诗蕊有些惊讶地问道：“成总，你真是学美术的？”

成天乐有些腼腆地答道：“南宫玥对您提过吗？我确实学过美术设计，但成绩不怎么样，也不太好意思跟人提。”

甄诗蕊却摇头道：“不不不，成总太谦虚了！这是古代女子的发饰，名叫步摇，它的造型飘逸出尘，我却从未见过。成总随手画出来就能如此传神，功力

很不简单啊！”

成天乐很谦虚地答道：“这也不全是在学校里学的，我毕业已经很长时间了。甄老板真的没见过这种造型的步摇，也看不出什么来历吗？”

甄诗蕊笑着反问道：“成总没看见簪叉，却看清了簪花，说明这支步摇当时是插在一位女子的发髻中。既然有人戴着它，你为何不去问那位姑娘本人呢？”

成天乐很不好意思地解释道：“可惜我是在一幅画中看见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也很想问问她。”

甄诗蕊又问道：“那么这张古琴呢，成总也是在画上看见的吗？如果只是画中的琴，是不可能断定它是古物的。”

成天乐又解释道：“琴是我真真切切看见的，连漆面上的纹路都看得很清楚。原来甄老板这张琴也是古物，我却没想到它居然这么贵重，而您竟天天就用它弹曲子。”

甄诗蕊很温婉地笑道：“曲是要听的，琴当然是用来弹的，古物不是死物，拨响弦声时琴才会有生命。你在图中画不出那琴漆面上的纹路，但听你的描述，应该是流水断和冰裂断；而我这张鹤鸣秋月上的纹路你也可以看看，是蛇纹断和梅花断。成总当时看见了那张琴，是否有人在弹奏，弹奏的又是什么曲子呢？”

成天乐答道：“确实有人在弹奏，是一曲《姑苏行》。”

甄诗蕊有些诧异地追问道：“《姑苏行》我听过琵琶弹奏的、笛子吹奏的、古筝演绎的，但用古琴演奏却很罕见。”

成天乐皱眉问道：“为什么呢？”

甄诗蕊解释道：“《姑苏行》这首曲子有一段节奏是小快板，最开始是为笛子演奏谱写的，用笛子吹奏出来欢快明悦。后来我听人用琵琶演奏过，琵琶左手所按品位间距较短，右手用轮指的指法，也适合弹出那种节奏。而古琴的音高变换全凭左手按弦，每个徽位之间距离也较大，这曲的节奏似乎不太适合古琴的风格。”

成天乐也诧异地问道：“可我听甄老板弹过这首曲子啊，就是用这张古琴！那是我第一次到这里来喝茶，当时不知您弹的曲调何名，就去问了服务员，服务员告诉我是《姑苏行》。我对这些也没有研究，听了之后才知道的。那天我听到的琴曲，就是甄老板曾经弹的。”

甄诗蕊怔了怔才接着解释道：“我确实用古琴演奏过《姑苏行》，但只是用了它的主旋律。一是我水平有限，二是觉得如果用原谱反而不能体现古琴的韵味，那曲子是我自己演绎改编过的。”

成天乐摸了摸后脑勺道：“原来那是甄老板您改编的曲调，而我也没听过原谱。看来那弹琴的人肯定也像我这样来这喝过茶，听过您弹的这一曲。”

甄诗蕊：“听成总这么一说，连我都好奇了，究竟是怎样一位姑娘，用那样一张琴弹出了我改编过的曲子？如果方便的话，成总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

成天乐不好意思地笑道：“我还想问您呢，要不然今天也不会跑来请教。现在总算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她一定来过这家茶室听甄老板弹琴，下次如果再见她的话，不妨告诉我一声。”

甄诗蕊问道：“我还不知道那姑娘是谁呢，怎么告诉成总？”

成天乐拿起笔，想把那画中姑娘的样子画出来，却感觉无法落笔，可能是没太看清，也可能是他的画技太拙劣，最后只得无奈地放下笔道：“那支步摇，甄老板已经认识了吧？假如哪天您看见了什么人戴着它，就请告诉我一声，多谢了！”

甄诗蕊掩口笑道：“成总刚才不是设在画中看见的吗，难道那画中的姑娘能走出来？好啦，我就不追问了，总之见到戴这支步摇的姑娘，我会告诉成总的。”

在画外仍然没有见到那弹琴的姑娘，但成天乐却意外获悉那姑娘所弹的《姑苏行》并非原谱，而是甄诗蕊改编过的琴曲。回家的路上，“耗子”嘀咕道：“成天乐，你说得让我都好奇了，那姑娘弹琴究竟有多好听？在画里找不到，还跑到画外去打听，就跟丢了魂似的！你难道忘了苏福吗，这几天怎么不提她了？难道在画卷世界里，小苏又把你给甩了？”

提起苏福，成天乐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在画卷世界里，小苏的父亲病了，需要一笔钱做手术，当时还差二十多万，成天乐借给了小苏三十万。那画卷世界是现实的推衍，对于成天乐没有改变的事物而言，现实里也是同样会发生的。现实世界里小苏并没有重逢成天乐，但她父亲也还是会生病，她又向谁去借那笔钱呢？

由于前一阵子成天乐想尽量多地留在画卷世界里，所以运转的法力越来越强、越来越持久，画卷世界中的时间推进很快，与现实世界的时间已经很接近了。算算日子，小苏父亲生病需要做手术，就应该是这几天发生的！这段日子成天乐足不出户，沉浸于画卷世界里，享受那种种改变过去际遇的满足，却忘了现实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并没有改变什么。

想到了这些，成天乐也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在画卷世界里碰到苏福，恰恰是在他买了即将中大奖的彩票之后。那张彩票上有两注同样的号码，每一注都会中五百万，扣税之后那可是八百万大奖啊，是成天乐全部存款的十倍。可是在画卷世界里，他却把这件事忘了个干干净净，居然没有去兑奖！因为成天乐在画卷世界里与苏福重逢，接下来又发生了很多事，算算日子，现在兑奖截止日期已经过了，那张彩票就这么过期了，唾手可得的八百万，成天乐没有去拿。

难道他已经视金钱如粪土了吗？绝对不是！假如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现实中，成天乐就算重逢了苏福，两人又重新在一起，他也绝不会因此而忘记领取那八百万的。之所以会忘了，因为他根本就没在乎，知道那不过是画卷里的世界，就算这一期没领，还可以再买下一期，可现实里是不会有这种事情的。

想到了这些，成天乐忍不住将这件事告诉了“耗子”，当然略去了很多“儿童不宜”的情节，只说在画卷世界里苏福的父亲病了，手术费差二十多万，他借钱给她了。但在现实世界里这件事依然会发生，而且就在这几天，他和小苏其实并未重逢，却知道了这件事，应该怎么办呢？

“耗子”被他问得有点儿蒙了，琢磨了半天才说道：“那只是画卷里的经历，你改变了过去曾发生的事，碰到人家姑娘献殷勤。可现实中你与苏福已经毫无关系了，实际上什么都没发生过，人家也不可能问你来借钱，难道你真想借钱给她吗？”

成天乐沉吟道：“说实话，我还真想！虽然知道那段故事在现实中没有发生过，苏福也不可能清楚我是为什么，但对于我来说那是真真切切的，与真实的经历没什么两样，就冲这一点，我也想那么做。”

“耗子”：“幸亏你问的是我，假如换成别人，会以为你的脑袋有问题，就算是我也很为你担心啊。你是不是把画里的经历和现实的世界混淆了？假如是这样，可是修炼中的入魔之兆！”

成天乐摇头道：“不不不，这不是入魔之兆，假如我不是这么想的话，反而是入魔了。魔境劫你我皆已度过，但修行中的重重考验始终是存在的，你我都应该明白是怎么回事。你说不应该将画卷世界与现实相混淆，这是对的。但怎样才是混淆呢？进入画卷是一种修炼，在画卷中所见种种，也是我的亲身经历，若在画卷外毫无触动的话，那么反而是在画卷中入魔。我可以做出与现实不同的选择，但并不代表脱离了真实的自己。”

“耗子”：“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不管画卷世界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但进入画卷中的人还是你自己，难道正因为这样，你就要借钱给小苏吗？”

成天乐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耗子，第四步法诀我们都练成了，等待着境界的突破。法诀中说得很清楚，意味要迎来风邪劫的考验，那么何谓风邪？”

何谓“风邪”？法诀中也有解释，风邪又称外客，是指在修炼中会受到各种意外的干扰，或外魔的入侵。如果说魔境劫中只是心魔内生的话，那么所谓的风邪指的往往是世上已存在的事物。

一个人不可能独立于他所处的环境而抽象地存在，必然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有时候就算闭门家中坐，麻烦也会主动找进来。成天乐在画中世界去巩固外景、内息，看似与现实无关，但画中世界仍然会发生种种事情影响他的行为，比如这几天他就在现实中去寻找那位弹琴的姑娘了。

修炼到这个阶段，自古以来有很多传说。修士的元神感应已十分强大，但是形骸却没有得到相应的炼化，他可能会惊动世上很多妖魔鬼怪一类的存在，要么不小心招惹，要么是对方主动找上门，或驱使之为其行事，或者是做夺舍、借炉鼎之事。

这种事成天乐并不是没见过，比如那孔天晶虽然没什么修为，但也有阴灵托舍借其炉鼎修炼。假如孔天晶也有成天乐这般修为境界，对那阴灵的修炼不是更有利吗？其实成天乐自己也在干类似的事，他一直在帮助“耗子”修炼，只不过并非被“耗子”托舍而已。

风邪劫的考验这只是其一，其二与所谓的妖魔鬼怪无关。至此修炼元神外景，能察觉到的人所未知的事情越来越多，有些事情不知道也就算了，如果碰到了管还是不管？假如管了，会不会有麻烦？假如不插手，会不会心境有亏，甚至自己也会吃亏？这就面临着与以前不一样的选择，没到这个境界是不会有这种处境的，凡此种种也称为风邪。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某人在山上闭关修炼，展开元神外景能知道山下发生的事，有人在山下杀人放火，他会不会出关去救？无论救与不救，都是在做出一种选择，有其得失。假如他没有这个境界，也就没有这些烦恼了。成天乐在画卷中修炼外景，看似情况不一样，其实修行境界所遇是相通的。

风邪还有第三种含义，元神所能见到的事情太多，而以本人的能力所能解决的事情太少，愿望和现实之间会产生巨大的落差。其实普通人也有这种境地，所谓风邪并不特指修炼所遇，修行修行、修于行止，本就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事，只不过以一种更超脱的方式去体验、去经历。

度过风邪劫实际上是一种法力极限的突破，元神外景之所见便是神识法力之所至。若想达到这一步，必须先度过这重考验。

成天乐突然问了“耗子”这个问题，“耗子”也在那里琢磨，隐约有所感悟却又没有想得很透彻。恰在这时，成天乐的电话响了，前一段时间他曾闭关半年，这个号码停用了，最近才重新启用。看来电是一个外地的陌生号码，接通听见对方的声音，成天乐的手一抖差点儿把电话掉地上。他如此定力怎么还会有这种反应呢？因为给他打电话的人竟然是苏福！

在现实中成天乐与苏福并未重逢，早已毫无关系了，甚至是最不可能联系的人。可成天乐偏偏在画卷中经历了那一切，此刻竟然接到了苏福的电话，叫他如何不吃惊。难道自己在画卷里做过的事，对现实中的小苏产生了某种影响吗？

苏福在电话里的声音有些许幽怨，柔柔地问道：“成天乐，是我，小苏，你还好吗？”

成天乐过了好几秒钟才用尽量平静的声音答道：“小苏，好久不见，我很好，谢谢你的关心！听说你把董洛给炒了，我一直觉得挺过意不去的，想找个机会说声对不起，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没想到今天你能给我打电话。”

小苏弱声问道：“过意不去？是对董洛过意不去吗？”

成天乐：“不不不，是觉得挺对不住你的，多少都是因为我的关系。”

小苏：“你有什么对不起的，那是我自己做的事……我前段时间经常听说你的名字，原来成总那么有手段、那么有本事，我当初真是小看人了。”

成天乐：“你就不要再夸我了，我觉得很惭愧，有很多事情没有告诉过你……你最近过得怎么样，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假如有事就尽管说出来，我能帮忙的一定尽量帮。”

定住心神之后，成天乐已经想到小苏可能是来找他借钱的。她可能是借了一圈也没借到，又不可能再去找董洛开口，万般无奈才会向他求助。刚才他还在想这件事，现在听见那熟悉的声音，回忆起这段日子在画卷中的种种缠绵，成天乐已经不再去多想了，小苏如果开口，那就借给她吧。

不料小苏接下来的话却让成天乐目瞪口呆，只听她幽幽说道：“成天乐，以你的才华与能力，应该实现更辉煌的成就，拥有真正敢想敢梦的人生。曾经的事情，让我更加了解你，挫折不会让你放弃，困境难不住你。你不应该仅仅只像现在这样生活，完全可以拥有更大的、让所有人都羡慕的成功。”

成天乐为什么会愣住？因为这套嗑儿他太熟悉了！在传销团伙里曾听得耳朵都快起茧子了，如今居然又听见苏福在电话里对他这么讲。而苏福的语气很生硬，就像在照本宣科。

成天乐就算再笨，此刻也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因为他本人就经历过，难怪苏福没有用自己原先的手机而是用这样一个号码给他打电话。她很可能就在某个传销团伙里，旁边恐怕也有人在监视与监听。成天乐尽量冷静地问道：“小苏，这么长时间没联系，怎么会突然找我说这些呢？”

小苏的声音有些发颤，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害怕或者包含着某种期待，她在电话里答道：“我在江苏盐城，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这是一家跨国企业集团，将在苏州设立分公司，总投资规模有十几个亿，正在物色合适的总经理人选。需要有国际视野与阅历、有国际投资市场工作经验、了解苏州当地情况和各种社会资源的人来担任这个职位。

“成天乐，你是最合适的，我希望你能来看看情况、考察考察这家公司。假如能够合作，我愿意当你的助理，为你工作，来弥补以前的过失与遗憾。这也是挽救我的机会，请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曾经犯下的错误、受到的欺骗、遭遇的不幸，有机会得到挽救！”

挂断电话很久之后，成天乐发现自己正站在小河边的一座古桥上，小苏在电话里的意思他是完全听明白了。苏福应该是陷入某个传销团伙中不得脱身，而团伙一定在逼她发展下线，于是她就打电话给了成天乐。她所做的事情和当初的于飞一样，就是想把成天乐骗过去，但她所说的话却让成天乐听出了另一层含意——她希望成天乐能去解救她，但是在有人监听的情况下，她又不能直接说出来。

从她的角度来说，这的确是无奈之举，因为她的父亲重病住院，手术费还差二十多万没有凑齐，她必须要赶紧脱身去筹钱救命，在这种情况下，成天乐仿佛成了她唯一的救命稻草。那电话中种种没有说出来的意思，成天乐全听明白了，去还是不去，对成天乐来说不是问题，只是选择。

第二章 重邂逅，欲语未尽情凄楚

世事就是这么奇妙，在来到苏州两年半之后，成天乐扎着马尾辫，换上了当初的那身休闲服，背着当初背到苏州的旅行包，离开苏州去了盐城，奔向另一个传销团伙早已设好的陷阱。只不过这一次他是心如明镜，知道那电话的含意，也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

苏福所说的那家“跨国集团某基地”并不在盐城市区，而是在海边的射阳县。这个地方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但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却大名鼎鼎，据说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的故事都发生在这一带。

如今我们的成总也背着包去了，在盐城下了火车转长途汽车，一路奔波到了射阳汽车站。按照传销团伙通常的做法，应该是上线来车站接“新朋友”，一路上成天乐就在给小苏原来的手机打电话，却没有打通。到了快下车的时候，终于打通了，成天乐只简单地说道：“我快到车站了，你过来接一下。”

过了几分钟，小苏回了一条信息：“你稍等，我们马上就过来。”

成天乐下了车走到站外，第一感觉这座苏北沿海县城没有想象中的繁华，甚至连出租车都不太多，只看见很多电瓶车跑来跑去。他等了大约十来分钟，听见了后面有脚步声传来，元神也感应到那熟悉的气息。

来的有三个人，一男两女，其中一人是苏福；令成天乐感到意外的是，另一个女的他也很熟悉——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刘书君居然在这里又重操旧业了！

他们是从成天乐身后走过来的，成天乐能认出小苏，小苏却认不出成天乐，因为成天乐的打扮和气质相比以前都有很大的改变，尤其是那根马尾辫很有欺骗性。小苏左右看不见成天乐的身影，就从刘书君手里拿过自己的手机，开始拨电话。而刘书君终于注意到成天乐的衣服和那个背包，突然愣住了，神色一瞬间变得很古怪，急忙问小苏道：“苏经理，你这位新朋友到底叫什么名字？”

小苏的电话已经打通了，她匆忙答了一句：“刘领导，他叫成天乐。”然后在电话里说道，“成天乐，我们已经到车站了，怎么没看见你啊？”

成天乐拿着电话转过身来，脸上带着标志性的呵呵傻笑：“我就在这里，只不过你没认出来。”说着话也不理会苏福是什么反应，径直走过去把背包卸下来扔给后面那小伙，挽住刘书君的胳膊道：“既然我已经来了，那我们就走吧，先去你们公司考察考察。”

成天乐一出现，就把前来“接新朋友”的三个人都弄得目瞪口呆。刘书君猝不及防中了暗算，被成天乐抓住了手挽起了胳膊，一道“缚灵印”的法力顺着经络印入，不仅束缚了她的神气法力，也封印了妖身变化。

这一招独门秘传“缚灵印”，成天乐已经习练得纯熟无比，实在是暗算各类妖修的撒手锏！当修成外景、内息、辟谷境界融合，他再施展这一招时已无须掐诀，能在弹指间信手而为之。成天乐知道刘书君是妖修，但刘书君却不清楚成天乐的底细，她正在那里发愣呢，就被成天乐制住，动作干脆利索。

被对手直接抓住手，这在斗法中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比隔空施展法术的威力强多了，刘书君连运转法力相抗的机会都没有，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制伏。在这种情况下，成天乐当场把她打回原形都可以。

这一瞬间，刘书君的脸都白了，她万没想到今天来的“新朋友”竟然是“老朋友”，而且还是她曾经在传销团伙里设法甩掉的成天乐，更没想到成天乐竟是一位“捉妖师”！被法力印入经络，天地一片恍惚，有一股力量也钻进了她的身体，使她不由自主就被成天乐挽着走，元神中听见一个细细的声音道：“老实点儿，别露破绽，否则当场把你打回原形！”

成天乐这回真的怒了，苏福迫于无奈把他骗到传销团伙也就罢了，而刘书君已经是第二次干这种事了！苏州的团伙被驱散，她跑到射阳来搞团伙又偏偏骗了苏福，还有完没完了？这一次断没有再放过她的道理！

后面两个人也是半天没反应过来，苏福见到了成天乐还没来得及说话，成天乐竟然挽起了刘书君——他是不是搞错人了？同来的小伙叫蔡钟，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是刘书君的下线业务代表，而苏福是她的下线叶凝再发展的下线。蔡钟来就是给成天乐背包的，既为了表示热情，也是防止苏福趁机搞什么小动作，要跟在后面监视。

按传销团伙的套路，“接新朋友”讲究男女搭配，但苏福和成天乐早就认识，最好再多一名“美女”分散他的注意力。而刘书君也够敬业的，身为大头目、B级业务经理的“领导”也亲自来了。她事先没直接问过“新朋友”的详细资料，不知道今天的“新朋友”居然是成天乐。

蔡钟背着包跟在后面直犯嘀咕，根据所掌握的资料，这位“新朋友”不是苏福的前男友吗？就算是好色之徒，也不能一下车就这么厚着脸皮呀，连自我介绍都没来得及做，就挽着刘领导走了？按照传销团伙的纪律，他应该很热情地帮

人背着包，任劳任怨地跟在后面不多什么嘴，可此时却明显不高兴了。

“耗子”在成天乐的元神中笑道：“你看看后面那个小伙，一直拿眼瞪你呢，看样子是吃醋了！”

成天乐在元神中答道：“我看见了，这人好像对刘书君有点儿意思，见我二话不说就把她给挽走了，显然心里很不是滋味啊。”说着话，他还特意伸手搂住了刘书君的纤腰，显得非常亲热的样子，脑袋凑到她的发丝边，好像在说什么悄悄话。

“耗子”：“我天天说你花痴，今天总算见到真正的花痴了！”

他们俩没看错，蔡钟就是被刘书君发展来的，在传销团伙里被忽悠得五迷三道，对那一套鬼扯深信不疑，成了该团伙的精英骨干。他也看上刘书君了，而成天乐这个“新朋友”这么不讲究，连介绍都没介绍，就把刘书君给搂住了，哪有这么自来熟的？这不是流氓嘛！

看见成天乐低头在刘书君的耳边笑咪咪地说话，被无视的蔡钟心中升起一股无名业火，却又不好发作，只得紧走两步在后面问道：“刘领导，你和成先生早就认识吗？”

刘书君没答话，成天乐笑呵呵说道：“我和书君是老朋友了，两年半之前，就搂着她逛过苏州。没想到今天还能在这里见面，人生真是太神奇了！”

这句话把蔡钟给整蒙了，成天乐原来早就认识刘书君，那他们是什么关系？他是她的前男友，在刘书君加入“行业”之前就认识，或者他曾经也加入过行业？如果是这样的话，苏福怎么把这种人给发展来了？

而苏福同样被整蒙了，她万没想到成天乐竟认识这个传销团伙的头目，如此说来，成天乐恐怕是故意上当的！苏福本人是被她的一位中学同学骗来的，当时她正在四处投简历，父亲又重病急需筹钱，再加上这位同学是她曾经的闺蜜，她根本没想到对方会骗她。等到了射阳之后才发觉不妙，可是已经无法脱身了。传销团伙扣住了她的身份证和行李，同时限制了她的活动。苏福哭闹了好几次坚决要走，最后C级小头目蔡钟说道：“再发展一名业务代表，你就可以离开。”

苏福思前想后，还是给成天乐打了电话，她不知道成天乐能不能听懂那话中的含意，但她实在是没办法了，就像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她知道自己这样做很不对，是在欺骗成天乐，把他拉进这个火坑里换取自己的自由。同时她也在心中自我安慰，成天乐那么大的本事，连易老大也奈何不得他，这个传销团伙肯定也困不住他。

结果成天乐真来了，接站的时候，苏福一直在想，自己该怎样面对成天乐发现真相之后的目光？可是成天乐一下车，连问都没多问一句，直接就挽着刘书君走了，走着走着还很亲热地搂起了腰，一副耳鬓厮磨的样子。原来他们早就认识，重逢时竟这样亲密，几乎完全无视她的存在！不知为何，苏福那充满愧疚的内心又酸溜溜的很不是滋味。